怯懦者的吟唱

——浅析《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张 碧 竹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 北京 100091）

[摘要]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T·S, 艾略特1915年发表的处女作。该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的引经据典，意象叠加和特定语句的重复。反映了希望破灭的时代，诗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寻求灵魂的拯救、再生。

[关键词] 客观对应物； 历史意识； 英雄双韵体； 反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6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4)04-0040-03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T·S, 艾略特1915年发表的处女作，收录于1917年出版的《普鲁弗洛克与其它观察》这部诗集的首篇。《情歌》的思想主题与创作手法经不断扩展，融入到艾略特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成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早期代表作品；为蜚声文坛的长诗《荒原》和使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打下了基础。《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英语国家文学课的必读篇章，是理解和欣赏艾略特诗歌的钥匙。诗中的主人公普鲁弗洛克因此也成为有文化修养，怯懦敏感、优柔寡断、裹足不前的理想主义者的代名词。普鲁弗洛克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他深深陷于破灭的理想主义中，却不能自拔；他渴望欲望得到满足，却不知欲望为何物。他的情歌并不是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与赞美，而是对欲望冲动的梦呓，是心灵受到地狱般煎熬的人发出的痛苦呻吟。这首诗展示了现代西方人精神生活的困顿与危机，人们陷于失落、孤独、怀疑、恐惧和自我否定的重重包围中。在这梦魇般的世界里，人们迷惘困惑、心灵枯竭、精神荒芜、无所适从。普鲁弗洛克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错觉、虚幻、痛苦、虚伪的自我欺骗的世界中。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由诗序和诗文两部分组成。诗序选自但丁的《神曲》，身在地狱的Guido，向但丁坦白他今世所犯下的罪恶。由于没有人能从幕府阴间重返到今世来反驳Guido所说的一切，所以他能够无所顾忌地直叙胸臆。艾略特的这种引经据典的偏好与他追求艺术的“过去现存性”是密不可分的。艾略特认为历史的意识含有一种领悟，诗人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从而使其作品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有历史感。这种历史意识的“过去现存性”在诗文的许多地方一再出现，为深化主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诗中诗人大量借用《圣经》中的典故，莎翁的笔下的人物，并直接引用马娄的情诗《献给扭捏的新娘》的诗句。许多人认为艾略特的诗晦涩难懂，而这种晦涩对于宗教和文化背景与西方人迥异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是一种挑战。然而也正是这种挑战性使他的诗更耐人寻味、更深邃悠远、更能反映错综复杂的西方现代生活。

诗的正文部分以主人公普鲁弗洛克向读者发出的邀请开始。诗一开始便把读者邀请进入到“you and I”这个单元中，加入到由“你和我”组成的整体去实施某种行动。在艾略特看来，“自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主观的，具有不可知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客观的，被我们感觉为身体，并与客观世界相联系。在艺术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模式，即自我意识，或自我抒发。这种自我意识有着双重性，即我们自己观察和审视自己，我们自己既为主体又为客体，并相互发生作用。艾略特的这种唯心主义一元论的哲学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思想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有所体现。然而，随着诗文的展开，我们却发现，这里的“你”已不再是读者。人称代词“你”已被作为“我的”的另一部分，这种“你和我”合二为一，使得“自我”的主体和客体相容为一，从而使自我主体被渲染上了一种集体的功能，使自我带有一种非透明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并参与到“我和你”的全新体验、经历与感受中。

在诗中夜晚的天空被感知为手术台上打了麻醉剂的病人。在昏昏欲睡的催眠状态下，普鲁弗洛克再次邀请“你”来到那黑夜空旷无人的街道、廉价的旅店、满地牡蛎壳和锯木的饭馆。艾略特认为：诗人需要找到“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来表达其激情，并以一组物体、情景、情节来触发激情与强烈的感受；激情的迸发是情感与理智瞬间结合的产物。“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zed upon a table.”这里夜晚的天空、手术台、病人这一组“客观对应物”创造出一种激情，并产生了这样一个比喻，夜晚的天空被喻为手术台上的病人，而“我”被一种近乎死亡的手术前麻醉状态所左右、控制。街道象乏味的辩论，其中隐藏着险恶的目的；而“你”要面临使人困窘并茫然不知所措的问题与麻烦。但是“你”却被告之不许问“它是什么？”接着，普鲁弗洛克作出了第三次邀请“让我们走，作一次拜访。”整个第一诗节充满了使人忐忑不安的S音和带有S音的头韵，尤其是在insidious(狡诈，阴险)一词出现后，这种不安达到了顶峰。于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忧跃然纸上，渲染出形而上学的潜在危险。至此，诗人将一个胆怯、敏感的普鲁弗洛克首次展现在读者眼前。

接着艾略特用了英雄双韵体的叠句：

In the room the women come and go

Talking of Michelangelo

此处的英雄双韵体有多重含义：首先，叠句在诗歌中的运用正如音乐中的回旋，象乐声萦绕耳际。其次，英雄双韵体使细心的读者联想到18世纪英国诗人亚里山大·蒲柏。蒲柏以英雄双韵体得心应手的运用而著称于世。他的《论评论》更是脍炙人口。诗人蒲柏哀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诗评缺乏品位，并号召人们从古希腊和罗马作家那里寻求启示。《情歌》中的艺术沙龙是普鲁弗洛克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知道米开朗基罗和其绘制在西斯庭教堂穹顶上的《创世纪》既代表着英雄时代，又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颠峰，而艺术沙龙里进进出出、冷漠无情的女人们却在庸俗乏味地谈论着米开朗基罗，这无疑是诗人对普鲁弗洛克所处的时代的嘲讽，因为它使普鲁弗洛克昏昏欲睡，并使他联想到一只懒散的猫。

在对黄雾的描写时，艾略特赋予黄雾一系列的动作，如rub, lick, linger, fall, slip, curl, fall asleep是一只懒散的猫发出的动作。在此空气被赋予了生命。这弥漫在他周围的懒散似睡的空气，正是他生活环境的写照，与第一诗节中象麻醉的病人的天空形成了呼应，使读者开始怀疑普鲁弗洛克的行动。而艾略特《情歌》的黄雾象征亚瑟王和他的传说中圆桌骑士的圣杯。骑士们只有在探询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提问，才能趋吉避邪。而普鲁弗洛克此时正面临着他一再想要逃避却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即那个“overwhelming question”。至于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普鲁弗洛克却说“不要问”。

普鲁弗洛克逃避问题的办法就是拖延，他不断地安慰自己：“还有时间，不必匆忙，吃烤面包和喝茶前还有时间去谋杀和创造/用时间之手‘把问题拿起并把它放进你的盘子里’/还有时间去做一百个决定。”他听到人们谈论他开始变秃的头顶、骨瘦如柴的四肢。他不断地问自己“我敢吗？”“我敢打扰宇宙吗？”此刻的普鲁弗洛克已陷入强烈的自我意识中，他无法摆脱对自己行为和外表的关注。与其说他在为自己的秃顶和憔悴而自惭形秽，还毋宁说他在为需要实施的行动寻找推脱的借口。

“know them all”的三次重复使用，仿佛让读者听到火车的车轮渐渐加快的轰鸣，时间就象袭来的车轮，而元音O读起来则具有强烈的压抑和失落感。普鲁弗洛克开始严肃面对痛苦，终于第一次开始真正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此处的“them”无非是被他割裂的“voices”，“eyes”，“arms”，分别被放在不同的三个段落中。这种特定诗句的不断重复和普鲁弗洛克对异性破碎肢体的感知显示了艾略特的反浪漫主义倾向。这种以部分替代整体的提喻的修辞方法被艾略特用来描述普鲁弗洛克对经验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从而摆脱了传统情歌的固定模式。

在《情歌》的后半部分，艾略特再次加入了英雄双韵体，并用海兽的意象取代了沙龙中女人们的意象：

I should have a pair of ragged claws

Scuttling across the floors of silent seas

(我应长有一双粗糙钳子

刮过那寂静的海底)

海兽这一意象的运用表明普鲁弗洛克已不愿被周围的女人们所左右，他宁可变成一只长着双钳的丑陋的海兽爬行于海底，而不愿同周围世俗女人纠缠不清，他想彻底摆脱庸俗琐碎的生活。先前的那位温文尔雅，关注时髦外表的普鲁弗洛克希望以一种粗暴而野蛮的方式来报复那个既虚伪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庸俗的社会。

接着普鲁弗洛克再次返回到倦殆而病态的夜晚，那懒散的黄雾伏在地板上。他自问茶点之后，我有力量把这一时刻推向危机吗？茶盘使他仿佛看到微秃的头颅被用托盘端了上来，但立即自慰到"我不是先知——没关系。"此刻他曾一度幻想自己是施洗者的约翰。而即使是幻想中的施洗者约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地消失了。当他看到伟大的时刻变得暗淡，看到死亡的侍者拿他的外套窃笑时，他终于承认："总之，我害怕。"这里描写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须面临并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们不仅缺乏前辈那种对上帝的信仰，而且缺乏前辈对上帝的那种感觉。如果仅丧失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还可以理解他人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一旦失去对宗教的感觉，那么人类历经沧桑，苦苦奋斗所创造的宗教语言便变得毫无意义，难怪普鲁弗洛克不断地重复"这一切根本不是我的意思/完全不是。"

随后的两个诗节都以"这一切是否值得"开始，对生命的意义进行追索与反思，并对他的个人生活及其价值进行评判。经过思考都用"That is not it at all/that is not what I mean at all"。（这一切根本不是我的意思/完全不是）来结束。他苦苦挣扎，却无法摆脱 cups，marmalade，tea，porcelain，talk of you and me，teacups，shirts，pillow，shawl 之类所代表的贫庸、琐碎生活的纠缠，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基督使其起死回生的 Lazarus："我是 Lasarus，从死神那里返回，我要告诉你们一切。"而另一方面又说"这一切根本不是我的意思/完全不是。"实际上作者在诗序中已经向读者暗示了结局，一种命中注定并已安排好的结局：人死后是不能复生，因此普鲁弗洛克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

结尾以抒情方式直抒胸臆，先进行自我否定：不！我不是汉姆雷特王子。接着便是感伤与哀叹"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此时的普鲁弗洛克一改先前的倦殆、懒散，他已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生命的短暂。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敢吃桃子，诗人这里一反宗教传统，用桃子代替苹果，以表达禁果之意。这时传来性感的美人鱼的诱人歌声。全诗以"我们淹死"而告终。水可以毁灭，也可以孕育新生。在基督教中，水象征着灵魂的洗涤与拯救。

本诗反应了一个希望破灭的痛苦时代，诗人用灵活多变，意象鲜明的语言象征性的描绘了现代西方文明在诸多领域的衰败，表达出一种生命崩溃的悲观，全诗笼罩在地狱般的阴暗恐怖中。诗人在文风、修辞上不落俗套，大胆革新，将现代西方社会对物质的错乱追求以及精神上的颓唐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全诗中心理活动、心理剖析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主要勾画出 20 世纪人类生活的无聊、枯燥、挫折、绝望、徒劳、空虚、恐怖。诗人埃略特认为只有通过宗教才能救赎人的灵魂，消除俗世中人们灵魂深处的病症，治愈社会顽疾。因此，仅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诗看，希望破灭、精神崩溃导致出了"我们淹死"并期盼灵魂的拯救与再生的结局，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 米尔·路德维希. 人之子——耶酥[Z].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

[2] 黄晋凯. 象征主义·意象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 石昭贤. 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4] [美] 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 [英] 莫迪. 特·斯·艾略特[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 Peter Brooks. Western Literature[Z].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 1971.

[7] Ezra Pound. ABC of Reading[M]. New York：McClelland and Stewart，Ltd. 1960.

[8] 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M]. New York：McClelland and Stewart，Ltd. 1947.

[9]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M]. London：Faber an Faber Ltd. 1979.

（责任编辑　如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